



关注微信 wbfkjd, 扫二维码, 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。



晚报副刊精读

## 【娜说河洛】

## 【河图洛影】

洛阳出土的“洋物件”  
唐三彩“灯”尺寸:高45.5厘米  
底座直径22.6厘米  
时代:唐代

1987年,吉利区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唐三彩“灯”。“灯”通身施三彩釉,自下而上由座、柱、盘、盖四部分组成。

其实,它是一件唐代祆教(拜火教)圣火坛,其功用为祆教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,在顶端燃火歌颂光明。圣火坛上的联珠纹、莲花装饰是波斯萨珊地区和祆教祭祀中常见的纹饰。考古资料显示,从北朝至唐代,在胡人贵族墓中,比如太原市的北齐娄睿墓等,都出土过这种形式的圣火坛,代表了其墓主人来自西域的身份和有祆教信仰的习俗。

这件三彩祆教圣火坛在洛阳地区的出土,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商春芳 文/图

■投稿邮箱:  
wbheluo19@163.com  
■电话:0379-65233686“河洛饮食文化溯源”之  
“擀片儿”,绝了!

□记者 张丽娜

## 入不入伏都吃面

今日小暑,再过几天就入伏了。民谚云: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摊鸡蛋。”洛阳人好吃面,入不入伏都吃面。

据说,伏天吃面的习俗早在三国时期便有。《魏氏春秋》里说:“伏日食汤饼,取巾拭汗,面色皎然。”这“汤饼”便是一种热汤面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那时候的热汤面不是热汤面条,而是热汤面片儿。若拿现代面食作比较,名噪一时的洛阳“擀片儿”,倒跟古时的“汤饼”有些相像。

早年间,“擀片儿”在偃师等

地盛行,后来因种种原因逐渐式微,以至于有些年轻人不知“擀片儿”是啥东西。

老洛阳面馆还卖“擀片儿”,那品相乍一看像烩面,但它是菱形面片儿,边角擀起,比烩面短且厚,口感也更为筋道。

新出锅的“擀片儿”有汤有肉,吃一口开胃,吃一碗冒汗,酣畅淋漓,所以也有人称其为“绝片儿”。又因其有角、有嚼头,亦有人将其写为“角片儿”“嚼片儿”……反正都是这个音,咋说都行。

## 傅饽是个啥东西

类似“擀片儿”的面食,山西也有。

清末民初的《素食说略》中有它的做法:将和好的面团擀成厚片,切成宽条,再一片一片揪下投入锅中。也可用手掌将面团压成薄片,抹上香油,然后掐成小块煮熟。人谓之“擀片儿”或“拽片儿”。

美食家认为,无论是“擀片儿”还是“拽片儿”,究其根源,都与傅饽(bó tuō)有关。

傅饽起源于汉代,迄今已有

2000多年历史。它也算是一种“汤饼”,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有其做法:用冷肉汤和面,揉成面团,再搓成大拇指般粗的条,切成小段,浸一浸水,按成薄片,然后煮食。

唐代人好管傅饽叫“不托”。史载,那时的“不托”形状不一,品种丰富。

洛阳曾是北魏的京都、唐代的东都,曾引领全国美食风尚,估计傅饽在河洛地区花样更多。

## “吃货”陆游的私房面

宋代至明代,傅饽仍流行。有一种“红丝傅饽”,用虾脑汁、鸡肉茸做浇头,鲜美异常。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是有名的“吃货”,他爱洛阳牡丹,“梦中犹看洛阳花”,他也爱吃傅饽,还会自己做,用的是素浇头。旁人没说什么,他自个儿兴奋得不得了,自夸那滋味天下无双。

清代往后,“傅饽”一词不再流行,但由傅饽演化而来的各种面食仍很常见。洛阳“擀片儿”可能就是在之后出现的。

史载,傅饽可用于食疗,治噎病、头痛。“擀片儿”有没有这种疗效不好说,治肚饿那是一定有效的。

## 【诗画河洛】

## 洛浦秋风

□记者 余子墨

沙头日暮送新凉,败柳枯荷两岸黄。  
独倚绿杨惆怅久,洛神不见水茫茫。  
——翟廷蕙《洛浦秋风》

碧云日暮迥生愁,立马西风古渡头。  
何似闲游无一事,白家高吟洛阳秋。  
——龚崧林《洛浦秋风》

洛浦公园是个好去处。

我最早知道洛浦公园,是在2004年的夏天。高考过后,得知自己被洛阳师范学院录取,将到洛阳上大学,我心里有几分激动。电视画面上的洛浦公园很美,后来我才知道,镜头闪过的是洛阳桥北的景致,而当时的洛阳师范学院就在洛阳桥南。

2004年9月,我坐着迎新校车驶过洛阳桥,迎新的师姐说:“快看,这就是洛河,河边就是洛浦公园。”当时我就感觉洛河真美,洛浦公园真美。

没有想到,我会在洛河边生活十几年来。从读大学到工作,我都离洛河很近,上下班都要从洛河上过,一年四季,我都能感受到洛河两岸景色的变化。

每到秋天,我总会想起被古人称为洛阳八大景之一的洛浦秋风,可以想象,古代的洛河更加原生态,洛河两岸的植物更加茂盛。

洛阳春短夏长,想必古人厌倦了洛阳的长夏,才对洛阳的秋天很有感情。秋风起,黄叶落,天气凉爽了,人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闲来无事,到洛河边走走,看看逐渐变黄的柳叶和荷叶,诗人心有触动,写下歌咏洛浦秋风的诗句。

明代诗人翟廷蕙和清代洛阳知县龚崧林都写有《洛浦秋风》诗,但二人一个落笔于洛神——一位传说中的神女,一个落笔于人,“白家”不仅指诗人,而且指生活在洛阳城里的万千百姓。

从内容来看,翟、龚二人都偏爱日暮时分的洛浦,秋风愁煞人,翟之“惆怅”、龚之“生愁”,在我看来都有些强说愁的意味。我眼中的洛浦秋风当如此诗——

秋风又起,  
洛浦肃杀,树叶凋零,  
该收获的必将收获。  
一尾鱼从夏夜游来,忍不住松口气,  
又活过一个夏天。  
洛河堤上,游人如织,  
有人拢起柳叶,留待冬天点燃,  
我只关心洛浦是否又起秋风。